

邱尚廉

金疙瘩

JINSEDA



新 華 出 版 社

金 疙 瘩

新 蕾 出 版 社

内 容 说 明

这部中篇小说写的是初中二年级学生石志宇、小学四年级学生石小强两兄弟，利用暑假去地质队驻地看望爸爸的过程中，参加当地学雷锋小组活动的故事。小说围绕一块价值昂贵的原生“金疙瘩”的失而复得，描写了学雷锋小组与坏人之间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使石小强等学雷锋小组的成员锻炼了意志，增强了体力，成为心灵美的好少年。

金 疙 瘩

邹 尚 庸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2 字数75,000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统一书号：R10213·142

定价：0.36元

目 录

在火车上	1
约法三章	13
路劫	31
中流击水	43
聘请书	55
火蝓蝓	66
“特种军事训练”	79
书声琅琅	89
再遇	101
跟踪	112
谈判	126
弹丸如雨	137
金疙瘩	150

在火车上

“呜儿——”

一列绿色的火车长鸣一声，满载着建设“四化”的英雄儿女，从北京站驶出，它象一条巨蟒，迎着阵阵劲风，急速地向祖国的西南方向飞奔而去。

在四号车厢的一端，紧靠窗口坐着兄弟俩。背向火车奔驰方向坐着的是哥哥石志宇，他今年十四岁，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四方脸，一双大眼，炯炯有神。上身穿着紧身黄色汗衫，下身穿着蓝色裤子，手捧一本《我们爱科学》杂志，聚精会神地看着。志宇对面坐着的是弟弟石小强。小强比哥哥小四岁，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小圆脸，淡淡的眉毛，薄薄的嘴唇，眼睛不大，但很有神。他上身穿着印有铁锚的白背心，下身穿着米黄色小裤衩，脚上穿一双黑色塑料凉鞋。小家伙精力充沛，性格机敏，象一具上满了发条的尖端玩具娃娃，坐在那儿，没有一点安稳的时候。此时，他正右手食指勾着左手竖起来的大拇指，作出一个打枪的姿势，左眼闭，右眼眯，鼓嘟着腮帮子，向车窗外

的一辆与火车并行的汽车瞄着，当汽车即将从视线里消失之际，憋足了气的嘴巴突然响起“嗒，嗒嗒嗒，咕，咕咕咕——”一阵轻重机枪的射击声。这声音把志宇吓了一跳，他急忙抬头一看，见弟弟正向窗外瞄着玩，他白了小强一眼，说：

“小强，离开北京才几分钟，你把刚做的保证就忘了？”



小强朝哥哥吐了一下舌头，马上停止了瞄准，双手托着腮，安静地向车窗外打量着。

志宇和小强的爸爸叫石岩，在陕西省地质队当总工程师，妈妈在北京某师范大学生物系当讲师。妈妈原计划利用暑假带兄弟俩去看望正在领着地质队在秦岭山中勘探金矿的爸爸，可是，临行前，妈妈改变了

计划，决定自己随生物系的学生去烟台采集海洋动物标本，让志宇和小强结伴去看望爸爸。对这一决定，小强举双手赞成，满口答应。因为他活泼好动，就怕有人跟在身边使他受到限制，要是妈妈叫他一个人去看爸爸，那该有多好呀，可偏偏跟着个哥哥。志宇的性格与小强截然不同，他不爱说，不爱动，不爱和大伙一块玩，特别是他进入快班以后怕耽误学习，就更不愿参加任何有意义的活动了。小强说不出哥哥是啥思想，反正有点那个。小强不愿和哥哥一块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哥哥总想让自己进入快班学习，所以对他管得特严，按小强说的，志宇简直不让他动弹。为此，小哥俩昨晚还发生了一场争执呢。

晚饭后，妈妈去火车站给他俩买火车票，让兄弟俩在家整理随身携带的东西。

志宇一边整理书包一边问：“小强，报一报，你都带什么书啦？”

小强正躺在床上看连环画，听哥哥一问，头也不抬地说：“语文，算术，暑假作业……”

“你给我起来！”志宇看小强躺在床上漫不经心地回答着，很恼火，走到跟前，厉声说，“你对哥哥的问话就是这样的态度吗？”

小强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眨了一下眼睛反问：

“你是哥哥我承认，可我又比你小多少呢？”

“四年！”

“不是四年，”小强据理反驳，“哼！前天我翻开户口本才算出，你只比我大三年零五个月。”

“大一天也是你哥哥，”志宇命令着，“把小人书给我放下，少看那些闲书。”

“怎么是闲书呢！”小强可不同意志宇的话，“《岳飞传》、《李自成》、《敌后武工队》、《神眼睛》……这些小人书使我懂得了岳飞是民族英雄，闻王造反多带劲，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者，还有……”

志宇见小强抓住理不放，烦了，说：“得得得，没听说光看小人书就能考上大学，能当科学家。”

“那为什么书店卖？”小强毫不让步地追问。

“我问你，”志宇岔开了话头，说，“ A 平方减 B 平方等于什么？小人书上有吗？”

“没有。”小强歪着头自信地说，“我们小学还没学。”

“哎。”志宇一本正经地问，“小强，你想学吗？只要你不闹，我可以教你。”

小强撇了撇嘴，一扭头继续看他的连环画。志宇见小强这个样子，吓唬他说：“小强，你要是对我不好，可别怪我把上次你打碎爸爸的金鱼缸的事告诉爸

爸。”

一提这个事，小强就蔫了。原来，上个月小强从《少年科学画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在金鱼缸里放鱼草，可以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放出的氧气，供金鱼呼吸。小强的爸爸正好养了一缸金鱼，小强想做个试验，一天，从同学家要了几根绿茸茸的鱼草，用手托着，连跑带颠地往家跑，一进门，伸手就往木架上的玻璃金鱼缸里放鱼草。小强个子小，木架高，够了几次也没有把鱼草放进去，最后他跷着脚尖，攀着木架想把水草放进鱼缸，哪知一用劲，木架倒了，鱼缸掉在地上摔个粉碎。这事被志宇看见了，小强央求哥哥不要告诉爸爸，志宇答应了，但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以后一切事都得听志宇指挥。小强咬牙同意啦。因为小强知道爸爸是很喜欢这个金鱼缸的，他不愿让爸爸不高兴。小强听妈妈说过，爸爸在中学时代就是一个顶呱呱的三好学生，高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报考了地质学院，毕业时取得优异的成绩，学校本来想让爸爸留校任教，但爸爸认为目前祖国最需要的是勘探矿藏，他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他背起地质包，手拿地质锤，走遍万水千山，寻找金矿。几十年来，石岩一直随一支地质队在野外寻金探矿。如今，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正在陕西群山中带领地质队

勘探一个金矿。这次去看望爸爸，小强宁愿接受哥哥对自己过分的管束，也不愿意让爸爸知道自己打了金鱼缸，增加烦恼。

窗外。万里晴空，广袤的原野，绿色的山岗，星罗棋布的村庄，成方成块的庄稼；奔驰的汽车，翱翔的飞机；群山中的瀑布，江河中航行的船舶，山坡的羊群，池塘中光腚洗澡的娃娃……这一切都引起小强极大的好奇。他那发自幼小心灵的遐想，在急速地升腾着，翻滚着：天上的飞机为什么能飞？地上的汽车为什么能跑？喜鹊落在高压电线上为什么不触电？船在水中航行为什么不沉？……哎呀呀，一个个问号在小强的脑海中越积越多，渐渐滚成个巨大的疑团，压得小强喘不过气来，他只得又向志字连续地发问：

“哥，芦沟桥上的狮子有多少个？”

志字身子不动，眼睛不离书本，随口回答道：

“四百八十五个。”

“飞机为什么不能飞到月球？”

“速度不够。”

“火箭为什么能……”

志字烦了，抬起头，抢白说：“小强，你怎么又忘了自己的保证啦！”

小强嘻嘻一笑，不再问啦。他把头贴在玻璃窗上

凝神地向外看去。过了一会儿，远方城镇中兀立着一座多层的古塔。这塔，小强在北京从来没见过，他又问：

“哥，快看，这是座什么塔？”

志字向窗外看了一眼，也叫不出名字，便说：“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小强以讽刺的口吻说，“你们初中不是学了历史吗，难道连这叫什么塔都不知道？”

“你知道，你知道。”志字没好气地说。

“要是我念初二，准会知道。”

“你……”志字火了，“哪来这么多的话，你要老实点，不然见到爸爸……哼！”

哼！这是什么意思呢？准是要告我的状吧，小强怕爸爸生气便央求着说：“哥，这是最后一次，对不起，千万别对爸爸说，我保证不再惹你生气啦，我也看书。”

小强说着，从书包中掏出一本《王老师和小学生谈作文》，他把书放在茶几上，翻开首页，一边大声地读，一边用眼睛陵着志字：“一、为什么要学好作文。同学们，王老师，你好！老师：你们好啊！都请坐吧。小兰：王老师，我们今天到你这儿来，是……是想问问……”

志字看弟弟故意大声念书给他听的怪样子，被逗得差一点笑出声来。他闭上眼睛听小强读书，听着，听着，书从手中“啪啦”一声掉在地上。小强发现哥哥已经睡着啦，便弯腰拾起地上的书，拍掉了上面的灰土，轻轻地放在茶几上。

火车继续向前飞驰，车厢内十分燥热。女列车员手提一把铝壶来回地给旅客们斟开水，汗从面颊向下流淌，蓝色制服的后背上，也润湿了碗口那么大片。小强看到列车员阿姨太累，想起雷锋叔叔助人为乐的事迹，他真想马上走上前去帮助列车员阿姨为旅客倒水。可是，只有一把水壶。

火车钻过一个山洞后，开始减速了，列车广播室里播出火车下一站停车的站名，列车员从车厢的中部返回车厢一端，把铝壶放在洗脸间去开车门。

这是个不大的火车站，四号车厢里没有旅客下车。火车一停，车厢内更加燥热了，旅客们猛扇扇子，拿起杯子不住地喝水。小强看哥哥仍在沉睡。决定帮列车员阿姨给旅客们倒水。小强想，这事就是哥哥醒来看见啦，也决不会责怪他。因为这是学雷锋做好事呀！想到这儿，小强立起身子，提着大半壶开水，在窄小的车厢的过道上，一边走着，一边象列车员那样轻声地喊着：



“谁喝开水，
请拿杯来——”

小强稚声奶
气的喊声，立即
引来一片赞扬：

“啧啧，真
是个小雷锋。”

“小孩，别
累着……”

“小心烫着
……”

小强用微笑
回答人们的赞美

与关心，他小心地把开水轻轻地倒入一只只水杯中。滚烫的开水带着小强赤诚的心意，奉献给那些急待喝开水解渴的叔叔阿姨们。小强干得很带劲，他抿着嘴，提着壶，从这个座位到那个座位不停地倒着。

火车徐徐地开动了，列车员回来看见小强正在为旅客倒水很是高兴，她从车门向里走来，想从小强手中接过水壶。正在这时，车厢过道里走来一个黑胖子，眼上戴着一副墨镜，遮住了他的大半个脸，从长相和打扮上看，这人顶多有二十岁。他走到正弯腰倒

开水的小强跟前，因为行路受阻，就不耐烦地用手向前一推，小强的身子猛一向前倾斜，糟糕，铝壶中的一股开水随着冲力窜出壶嘴，洒在一个中年妇女的脚面上。

“哎哟——”中年妇女痛得抱着脚叫喊起来。

突然的惊叫声，引得旅客们轰地一下站了起来，他们一齐向车厢中间探望。

小强被这意外的情况吓傻了，提着水壶惊恐地望着中年妇女，不知怎么办好。

女列车员赶忙替中年妇女解鞋脱袜，顺手掏出一盒清凉油，说：

“同志，对不起，我服务不周到使你受苦了，擦点清凉油防止起泡。”

中年妇女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小强望着中年妇女那红肿的脚面，感到做错了一件事，赶紧说：“阿姨，这事怪我。”

中年妇女看了小强一眼，觉得水虽然是他洒的，可是祸却是别人惹的。要不是那个过路的黑胖子硬撞他，决不会有这种事发生。要怪，应该怪那个不懂礼貌的人。中年妇女举目四望，那个黑胖子却早已不知去向，她愤然地大骂起来。

志宇被叫骂声惊醒了，他睁开眼一看，对面不见

了小强。他急忙走到车厢中间的人群探头向里一看，只见小强两眼含着泪，提着铝壶，眼望着列车员在给中年妇女的脚上擦油。不用解释，眼前的一切告诉志字，小强又闯了祸。志字上前一把扯住小强的衣服吼着：

“你又惹祸，这回我可要告诉爸爸！”

不知是内疚，还是恐惧，小强把开水壶一放，“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小强的哭声立刻唤起了周围旅客们的同情，中年妇女停止了叫骂，对志字说：

“你这是干什么，不怪这孩子。”

女列车员说：“他是被人撞了的……”

一位解放军说：“这个小弟弟别看人小，学雷锋劲可大，值得我们学习……”

志字本来想狠狠地训小强一顿，没想到一开口却招来大伙一片赞扬声。他没法啦，只好扯着小强的胳膊，把他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警告着说：

“小强，路还远呢，你要是再惹事生非，我就告诉爸爸。”

小强停止了哭泣，叫着：“哥！”

“干什么？”

“刚才撞我的那个人，我好象在哪儿见过……”

志宇一瞪眼：“行了行了，你老老实实在地呆着吧。”

小强看志宇不高兴，便闭口不说了，但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却凝视窗外的原野，想着在哪儿见过这人，……似乎在北京，在一次会上，难道是他？不会吧！小强想着，想着，眼睛闭了起来，睡着了。

火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过平原，穿过高山，越过河谷。轰隆隆，轰隆隆，车轮有节奏地轰鸣着，把车上两个小兄弟平安地送到了目的地。

约 法 三 章

志字一觉醒来，太阳已经老高了。金色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

昨天，志字和小强很晚才来到爸爸的地质队所在地河岸村。石岩在工地正忙着探矿，一时分不开身，用电话委托看仓库的钟大伯先照顾他们俩的食宿。钟大伯把小哥俩安顿在石岩办公室兼宿舍的房子里。旅途上的疲劳使志字还没来得及把屋子看上几眼，便和小强倒在炕上睡着啦。

“妙呜——妙呜——”

什么叫？是猫？哪来的？

志字一骨碌坐起身来，寻声望去。果然在屋中一张写字台上，蹲着一只大花猫，它闪着亮晶晶的眼睛正向志字打量。看那眼神，听那叫声，志字弄不清楚猫是在乞怜，还是对他和小强的到来怀有敌意。志字向大花猫试探性地发出了友好的呼叫：“咪咪——咪咪——”

“妙呜——”大花猫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然后